

# 為荷蘭正名

陳安



在英語或中文裡，「荷蘭」是一個國家，一個曾是世界上最大殖民國的國家。這次我們在阿姆斯特丹遊覽時，想去參觀「安妮·弗蘭克之家」，問路問到一個年輕華人，他告訴我們方向後，我問他是從中國大陸還是台灣、香港來，他答是從印度尼西亞來，這使我想起了荷蘭殖民者好幾百年前就侵入世界上最大的島國印尼，後來還正式設立殖民政府，稱之為「荷屬東印度」。

荷蘭人當然為自己的國家感到驕傲，倒不一定為其遠征殖民的歷史，而是為他們發達的航海業（誰不知今天的紐約舊稱「新阿姆斯特丹」）、畜牧業（誰不知黑白兩色的荷蘭花牛？）和旅遊業（誰不知阿姆斯特丹有一北方威尼士之稱？），為他們擁有梵高、弗美爾這樣偉大的畫家，為他們的風車、奶酪和木鞋。

可我們萊茵河之旅的導遊，荷蘭人葉維特向我們介紹荷蘭概況時，一開始她竟顯得很生氣，因為世界上的人都把她的祖國叫作「荷蘭」(Holland)。她說，他們的國家不是「荷蘭」，荷蘭只是他們國家西部瀕臨北海的一個地區。這個地區由於既靠海，又有萊茵河穿過而過，加上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等重要港口，所以航海業和工商業都比其他地區發達，結果其名「荷蘭」就代替了國名。

葉維特鄭重地向我們聲明說，他們的國家叫「Nederland」，而不是荷蘭。

我們漢語把荷蘭文Nederland譯為「尼德蘭」，英語則譯之為「Netherlands」(內澤蘭)。我因此突發奇想，願為葉維特女士轉告本報讀者：世界上沒有「荷蘭」這個國家，而只有「尼德蘭」這個國家。

我也因此聯想到，該為之正名的國名、地名真還不止一個荷蘭。譬如我們此次萊茵河上航遊從瑞士經法國、德國、荷蘭到比利時，除了荷蘭應稱為尼德蘭外，瑞士其實應更準確地譯為「斯威士」(譯自德語)或「斯威澤蘭」(譯自英語)，比利時應為「貝爾吉」(譯自荷蘭語和法語)或「貝爾金」(譯自英語)。

可這一切都因「約定俗成」而不能改正了。大量「約定俗成」的結果之一是為當代中國人掌握外語或出國旅行增加了困難。你既要知道荷蘭，又要知道「尼德蘭」或「內澤蘭」；你既要知道莫斯科，又要知道「莫斯科娃」；你既要知道巴黎，又要知道「派里斯」；你既要知道舊金山，又要知道「聖佛蘭西斯科」，等等，不一而足。看來我們只能多費些腦子，隨時強記那些我們並不熟悉，甚至覺得有些奇怪的地名。

千里共嬋娟

(網上圖片)



# 三項開國紀錄創造者陳嘉庚

何季民



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陳嘉庚

(資料圖片)



人與事

一九四九年，在新中國的開國盛典上，有兩個老人習慣着西服，一是陳嘉庚一是司徒美堂。不過，陳老出席六月十五日開幕的「新政治協商會」，卻一反慣常穿的是中山裝，能作為「海外華僑民主人士」第一代表，當上籌備建國的「常務委員」，與毛澤東、朱德、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和陳叔通六位要在開國會議上發表「講辭」，不穿洋裝大概是心中特別的鄭重吧。

時年六十七歲的陳嘉庚，五月二十七日聽到上海徹底解放的新聞第二天就在香港急忙登船北上，先是在新加坡受到中共中央代表莊希泉專程當面邀請，雖然內心感動也還是一番謙辭：鄙人於政治為門外漢，何況年已老矣，又不通國語，如此參政，恐誤國事啊。——但最終還是毅然北上。

## 一個提案最多的開國代表

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陳嘉庚經天津抵達北平，受到林伯渠、董必武等各界領導的熱烈歡迎，七日由周恩來陪同到西山會見了毛澤東，十三日出席了北平各界歡迎會，十五日參加了「新政治協商會」開幕式，並且熱情洋溢地致詞。不過，他沒有參加接着的實質性會議，而是去了東北考察，直到八月三十日重回北平，又一連參加「新政治協商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和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時稱「開國盛典」。

陳嘉庚參加成立新中國，當上了開國代表「國外華僑民主人士」十五名正式代表兩名候補代表的「領頭羊」，原本就是熱心人急性子直脾氣的他，就成了最喜歡提案的開國代表。

據《新政治協商會刊》所載，開國盛典「主席團常務委員會」一共收到代表提案十四件，先由「代表提案審查委員會」提出審查意見，再交「主席團常務委員會」決議，除第四案已解決不予討論外，分別做如下處理：

第一類兩案：第一案是郭沫若、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馬敘倫等四十四人的「提請以大會名義電聯合國否認國民黨反動政府代表案」。第二案是黃琪翔、張難先、何時等十六人的「請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名義電聯合國大會，鄭重聲明否認國民黨反動政府案」。

第二類一案：是全體女代表提請「以大會名義發給勞軍案」。「主席團常務委員會」同意「代表提案審查委員會」

的審查意見，並提出勞軍的具體辦法：(一)以本屆大會名義通電慰問全國人民解放軍及軍屬烈屬，由秘書處起草電文，次日大會宣讀通過。(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通令各地政府在慶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時，分發軍鞋、襪子、毛巾、肥皂和肉食勞軍。

第三類十案：主席團常務委員會認為均係經濟建設、僑民福利、人民教育暨國民衛生等，用意甚善，應請中央人民政府轉有關機關採擇施行。

此外，十月九日下午三時在中南海動政殿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會議」選通過了「以十月一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的國慶紀念日」建議案。

不知其詳的十一案到底是什麼？好在陳嘉庚自述：「政協大會徵求各代表提案，余提出七宗，均獲接受」，分別是「在全國各中學普設科學館案」、「在沿海各重要地區設立水產航海學校案」、「增加紙煙稅率並停止公務人員之配給案」、「今後人民新建住宅，應注重衛生之設計案」、「設立各地華僑教育領導機構案」、「救濟華僑失學兒童」和「引致華僑回國投資案」。

例如，他擺出的禁煙「理由：紙煙一物，無益身體，有害健康。歐美諸國，嚴禁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吸煙，牛津劍橋兩大學，每逢運動競賽期間，必提前十餘日禁止運動員吸煙，其故可深思矣。本席今次回國所經各地，紙煙極度流行，政府公務人員且予配給，如論其害，實宜禁止，惟人民習慣，原難戒除，應採取逐漸減吸，辦法謹擬如下：辦法：(一)增加紙煙稅率，寓禁於徵，以使逐漸減吸或至戒除；(二)公務人員之配給應即停止，代以他物。」——就是放在六十年後的今天，仍然顯得很有道理。

一共十四案，他老人家一人提了一半，難道其他六百多位開國代表都不知道提案嗎？當然不是的，許多代表忙於討論國旗、國徽、國歌、「三大憲章」等立國之本。陳嘉庚從海外歸來「抵北京始知將開，各方且強余任海外華僑首席代表，回辭不獲，勉為接受……」可能實在有點參加不進去，又不懂得只須他出名無須他賣力；而參會不提案，又實在不對他的脾氣。

## 一個有點「招人煩」的老頭

不光是陳嘉庚，在開國繁忙之時，有不少人士從北平去東北考察。不過，誰也沒有陳嘉庚的時間長範圍廣，因為他顯然是早有計劃，帶著兩個人像是跑軍幫，從六月二十二日開始兩個月中詳細參觀考察了天津、瀋陽、撫順、本溪、哈爾濱、齊齊哈爾、四平、長春、吉林、安東、遼陽、鞍山、大連、旅順等主要城市與地區。回到北京參加

開國盛典後，從十月三十日又在三個半月內詳細考察了濟南、徐州、武漢、大冶、長沙、南昌、福州、廈門、龍岩、長汀、廣州等地，於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一日到九龍才「旅行暫告結束」，跑遍了半個中國，實在無人可及。他會解釋過此行壯舉的原因：一要考察東北解放後的經濟情況，二要考察中共治理城市的能力，三要考察並「喚醒」新中國的衛生事業，充當了先知先覺者。

陳嘉庚的脾氣是有話存不住，因此走到哪裡會像個布道者不厭其煩地向人宣講；他對抗戰考察結集成《南僑回憶錄》一書很是自得，於是從東北回來也結集了本《新中國觀感集》(一九五〇年出版)，又創造了一項開國紀錄；所記諸如：出口成本高、菜市場建設、早婚有害、車輛要整潔、訓練旅館工人、博物館陳列、衛生局的責任、城市現代化、發展水電力、造路與養路、車胎製造、除舊布新……提出了許多很好的建議，急於讓新政權分享自己的經驗。

陳嘉庚關心民生是出了名的，平生深惡痛絕吸煙和隨地吐痰；他批評「吐痰與狂咳」：「我國人對於吐痰狂咳，多隨意發作，以為平常事……致外國人行店旅社，凡有華人出入之處，多貼標語『禁止吐痰』。我前後兩次回國遊歷，經三十省，百數城市……屢屢遇見隨地吐痰之人，甚至高聲狂咳……此種弊端，實為社會惡習。」——令我們現在還為之汗顏。

陳嘉庚進一步解說「煙支問題提案：我此次回國遊歷觀光，各種見聞多甚滿意……但有一事比前『進步』，卻令人不感愉快，吸煙支是也。」原來「十年前我代表南僑回國勞軍，歷十餘省，與文武官吏社會人士接觸，時吸煙支者雖有，似頗少數」，接着話一轉「此次回國亦經十餘省，與公務人員接觸，一見面多招待煙茶，甚誠意，我同行三人均不吸煙……茶雖排列，主人未必飲，獨煙支幾乎無人吸，與前次回國時，甚不相同。至於社會應酬，大都相似。」

在陳老心中煙支比鴉片更惡毒：「……鴉片流毒，已嚴厲禁種；而煙支流毒，將來恐慌比鴉片尤甚……」於是「提出限制煙支各辦法……一、限制種煙……出產歸政府專賣。二、增加煙支稅……三、通令禁止未成年者吸煙，勸成年者自動節制……」

還有更甚者，他不喜歡人們迎送，總是「出於萬不得已須預通知行期，則我甚不願預告行期，以麻煩當局。」但依然總是「走到地方，蒙政府負責人格外厚待。」因此「心甚不安」。——其實，生活上的禮數不算什麼，嚴重的是他口無遮攔！誰不喜歡聽好話，誰又願意聽壞話？歷史早就證明先知先覺者常常是不合時宜的，陳嘉庚的好心批評，便難免被看作下車伊始指手劃腳，有點招人討厭。

《新中國觀感集》出版後「由南僑總會在南洋刊售外，並另行在港大量刊印，寄全國各縣市，贈人民代表會議各社團參考。」筆者記得幾十年前，曾有輿論稱不讓看陳嘉庚的書，好心怕人們看走了眼；如今再想看到，除非在圖書館，已經是非常難得了。



陳嘉庚著《新中國觀感集》

# 拜月瑣憶



我的家鄉在蘇北地區的一個千年古鎮，中秋拜月是家鄉的傳統習俗。兒時，每逢中秋來臨，母親都要製作一個「九重天」的團圓餅專門敬月，這種團圓餅是用麵粉和水，一層一層地繞着做，底層約為八寸左右，越到上面越小，至九層頂部時就只有二寸上下了。餅做好後放在鍋裡慢慢用小火烤。那時家家戶戶都用灶，團圓餅進鍋前先在鍋底抹上一點油，烤餅過程中再圈一點水，以增加蒸氣催熱，待餅香飄出要出鍋時再在餅上抹上一點油，這樣團圓餅出鍋後就是疊起來的九個「金月亮」了。

王大慶

母親做團圓餅時，我和姐妹們也忙活開了，姐姐去摘毛豆枝、荷花，買時令水果，妹妹和我一起用紫扁豆做馬，用芋頭子做牛，用白蘿蔔做兔子，用樹上的吊吊蟲做魚……我們做的這些動物供品很形象，特別是牛，我還別出心裁地用一個小芋頭做牧童，頭戴一頂用芋頭毛皮做成的蓑帽，騎在牛身上，優哉游哉地吹牧笛呢。

拜月供品準備好後，我們姐妹三一起到街上去選燈。那時中秋之夜用的燈主要有兩種，均是紙紮的。一種是月光燈，長方形，二尺來高，一尺五見方，蒙的紙上畫有唐明皇遊月宮的傳說；裡面有一根鐵絲圈，上面紮着八仙過海的形狀，鐵絲圈裡有一根蠟燭，點亮後，八仙過海的圈子就慢慢轉動起來，很好玩。還有一種是風燈，也是長方形，一尺上下，就和古代的宮燈差不多，燈上畫有月宮、嫦娥、玉兔、桂樹等，裡面有一個鐵籤專門用來插蠟燭的。

暮雲收盡，夜色降臨，圓月從天空升起來時，我們便從堂屋裡搬出方桌，於庭院中設起香案，擺上香爐、燭台、茶壺、茶杯等供器，端上石榴、菱角、葡萄、雞頭蓮等時令水果，當然還有母親做的「九重天」團圓餅，我和妹妹做的扁豆馬、芋頭牛、蘿蔔兔、吊吊蟲魚等。

此外，花瓶裡還要插上毛豆枝和潔白的荷花，毛豆是獻給玉兔的供品，荷花則是象徵着嫦娥純潔美好的愛情。月餅也是團圓的象徵，敬月當然少不了月餅，那時茶食店裡有專門敬月用的大月餅，上面還刻有嫦娥奔月的圖案。

一切準備就緒，父親便點亮月光燈和風燈，母親點燃紅燭和檀香，對月虔誠跪拜，將清茶灑向夜空，將每樣供品拈一點拋向月亮，祈求月亮娘娘保佑全家平安。

拜月儀式結束後，全家人高高興興地圍桌而坐賞月，品嘗供品，主祭的母親會按全家人口的多少，將大團圓餅切成塊，分發給每個人食用。這也是全家最幸福的時光，大家團聚一堂，對着明月喝着可口的香茶，品嘗着香甜的月餅，述說着快樂的往事，盡情享受着大家庭的溫馨。

長大後，家鄉的中秋拜月習俗漸漸淡薄，唯有品嘗月餅聚在一起吃團圓飯還保留至今。是啊，不論時代如何變遷，不論你在天涯海角，中秋回家團圓的戀情是揮之不去的，那種一家人團團圓圓和和美美在一起的濃濃親情已溶化在每個炎黃子孫的血液中。

# 中秋月

鄧榮河



無論繁華的城市，還是僻靜的鄉村，月到中秋一樣明。中秋的圓月，悄悄地，悄悄地營造着一個個人心醉的意境。輕輕推開窗子，熄掉燈，於是，便有一份長了腿的愜意，輕輕地走進樓房，溜進小屋，慢慢地瀉出銀質的朦朧。

圓圓的月亮圓圓的句號，極其鄭重地總結着八月的感動——那麼多的年輕後生，或坐着陸地上的焦急，或乘着空中的急切，義無反顧地往家奔。為只為讓漂泊在外的思念得到一次滿足，為只為今年老的父母在月圓之夜不再流着淚兒熄燈……瞧，小村口佇立着那麼多不知疲倦的期盼，那麼多老人在自家門口悄悄站成了剪影——圓圓的句號盡快結束喚聲歎氣了半年多的寂寞，盼只盼盡快享受一下沐浴在月光下的天倫之樂。

圓圓的月亮閃閃的明鏡，映照出的，總是些千姿百態的縱容——或城裡人對酒當歌的豪爽，或鄉下人清茗淡茶的輕鬆，或洋溢着現代氣息霓虹閃爍的狂歡，或充滿了田園味道的偏遠小村的幽靜……大大的圓鏡照徹華夏兒女的自豪，照徹炎黃子孫的激動——還未曾從母親六十華誕的喜慶中脫出腰身，佳節的歡樂又如影隨形。

圓圓的月亮大大的月餅，遠在異鄉的遊子呀，捧着月餅，還沒等張開嘴巴，淚花兒已經盈盈……當中秋夜圓圓的月兒慢慢升起，東海的那片海峽也會變得淺淺。海面上碧波靛靛，一樣的光，一樣思念……

# 《大公報》記者筆下的「開國大典」

王鵬



的老先生說：「啊，總算活到了這一天，見到了！」從華北來的人激動得發不出聲音，只是連續地、低低地道歉：「啊，好偉大呀！好偉大呀！」從華南來的人說：「這是有生以來沒有見過過的啊！」上海的兄弟姐妹們，你們來見過過的人說：「這是在有生以來沒有見過過的啊！」陳市長望着天安門前紅旗的大海激動地說：「看了這，總算此生不虛了！」這是確實的。昨天天安門廣場的大會完全具體地表現了一個初誕生的新國家的氣象和本質：偉大，莊嚴，團結，民主，尤其是領袖與人民的融合一致。它使人人相互親愛，使人人要求向上，要求自己學好。」

王雲生作為一個從事新聞工作二十多年的老記者，站在天安門城樓，一個生來未曾見過的大場面，確實令他十分激動。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一文中寫道：「我做了二十多年的新聞記者，此番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盛典，也就不再是新聞記者，而是一個職業記者，對一切切取旁觀的態度，這種舊的觀念應該拋棄了。我這次躬逢人民新中國的開國之大盛，既感光榮，又感幸運，置身其中，越見得時代的偉大！」他又說：「舉目天安門前的人民廣場，人如大海，旗翻紅浪，平時未曾見過的一個大場面就在眼前。我慶幸個人此生不虛，更慶幸中國由此進入了人民民主的時代。」(見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上海《大公報》)這恐怕也是全體新聞從業人員的共同感受。

(下)

開國大典活動，一直持續到當晚九點。但在天安門廣場前，興奮的群眾久久不願離去。楊朔寫道：「這時候，原來已經出了廣場的許多人聽到這樣情形，又回來了。他們是很早就出了廣場參加了遊行的。他們的隊伍已經散開了。但是又集合了走回廣場來。是隊伍，就集合在廣場上重新擺起方陣，奏起軍樂。是一般人民，就集合在走到橋上來大聲吶喊，大聲唱歌，盡情歡樂地跳躍、舞蹈。大會指揮在播音器上再三勸告他們回去休息，才逐漸地散去。」